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池北偶談 第二十五卷 談異六

◎劉吏部詩 劉公戩吏部在鳳陽，與其友蘇懋戩（銘）孝廉往龍興寺，與某禪師扣擊竟日，晚歸，遂化去。是夜蘇夢公戩來，微笑吟詩云：「六十年來一夢醒，飄然四大御風輕。與君昨日龍興寺，猶是拖泥帶水行。」

◎放生池

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，順治中，浙人范思敬者，實創始焉。初，范嘗夢到一院，旁有禪室，簷際懸木刻作魚形，有人指示云：東坡先生居此。遂入，伏謁東坡，與語久之，云：「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《法華》一部，今予汝。」取授之，經尾署名王旦也。坐側有一人侍立，云是何姓。覺而異之。既數年，放生池成，延一老僧居之。范一日至院中，堂宇宛與夢中相似，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。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，老僧忽云，貧道有一法寶，藏之久矣，今贈居士。視之，即王文正公金書《法華經》也。室有募緣疏，為何侍御某書，豈僧即東坡後身耶？

◎釣臺

郟城東南有臺，壘石為之，甚峻而堅，鄉人傳為釣臺。或云大禹鑿羽山，通流水，作此臺以鎮水，俗又呼為鎮水臺。明世宗時，一縣令毀臺取石，及其半，有大石板，下有一巨荷葉，尚鮮好，有古劍尺餘，壓其上。下則一水泓然，池中二魚，鼓鬣游泳。令竟放魚於河，置劍於庫而毀之。自是郟罹水患，遂遷今治。黃給事（六鴻）說，黃嘗為郟令。

◎熊仙人

楚人熊生者，客某公家塾為童蒙師。一旦謂其親某生曰：「我修真有年，合得仙道，有書若干卷，當以授子。」逾日又謂曰：「昨子不合作某事，不應得仙，明日我午刻當逝矣，慎無窺伺，聞室中聲響，乃啟戶。」至期闔戶入，寂無所聞。頃之，忽聞霹靂一聲，發窗視之，香氣■■，熊生已端坐化去，現形雲端，揮手別眾，久之始沒。崇禎年間事也，海寧陸冰修（嘉淑）說。

◎蕭氏

《釣磯立談》載，契丹使至江南云，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。謂江南諸蕭，雖享國日淺，無大罪戾。是以遼之蕭氏為梁后也。按《遼史》，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留守，賜姓名曰蕭翰，因稱蕭氏，非本氏蕭也。《立談》失考。

◎杞縣狀元

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，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。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，相距百二十年。禮部尚書湯公潛庵（斌）云。

◎蔡侍郎

睢州蔡侍郎石岡（天■），弘治中進士，方嚴正直，生平遇鬼神事甚多。湯荊峴先生（斌）言其為山西憲使時，行部至一驛，驛有鬼為祟，人不敢宿，驛卒以告，公叱之。比夜，秉燭獨臥堂中，枕傍置一劍。三更時，忽風起，門洞開，有一人被髮跪牀下。公起坐，從容問之曰：「汝何人？果有冤枉，當告我，為汝理之。」鬼逡起，由廊下出，公拔劍隨其後。廊外皆荒草斷垣，至垣外晉井而歿。公卓劍識之，歸而酣寢。及曉，從者皆至，公集眾至其所，縋視，則有屍在焉。訊諸驛卒云，有某甲向開店於此，移去數年矣，此井其後圃也。公立令捕至，至則具服，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貲宿其家，謀而殺之，投諸晉井。家以此致富，遂遷居。公立置諸法。自後，驛遂無他。

◎超然瑯邪二臺

諸城李渭清（澄中）太史言，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，嘉隆間，知縣顏某，字瑯邪，秦人，幼時嘗夢登瑯邪臺，因以自號，後果筮仕諸令。秩滿，竊載蘇書歸，而別以贗石易之，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。瑯邪臺上秦碑高數丈，形制甚樸，無跌首，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。又臺下入海十餘里，復有一碑，每海潮退時，乃可見。

◎荻港神

順治丁酉十月，當塗荻港水忽湧丈餘，有宋某者臥官舫，夢神促之曰，移船移船。遽驚起，纜已解，俄岸崩如雷，他舟皆溺。

◎女化男

山東濟寧有婦人，年四十餘，寡數年矣，忽生陽道，日與其子婦狎。久之，其子鳴於官，以事屬怪異，律無明文，乃令閉置空室中，給其飲食。戊午年事也。

◎萬眉山

高學士（士奇）在內直，一日，理內府書，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，裝潢精緻，署臣安進，字尚宛然。

◎劍術

長興人臧相友，少逢異人，授以一卷書，中有劍術，臧頗得其傳。海鹽陸辛齋（嘉淑）云，嘗見其劍合，乃以雷擊木雕成，有鐵九二，即雌雄劍也。又方寸小戟一，又金挖耳一，又有白金二兩許，餘物尚五六件，云煉劍須寒天乃可，煉時，時有雷電繞戶，逼人毛髮云。

◎岳陽改名

《宋史》：秦檜既殺岳忠武，以岳州與其姓同，改岳州為純州，岳陽軍為華陽軍。其伎刻穿鑿至此。

◎洞庭神

康熙十八年，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，舟至新祥，倏遇暴風，因虔禱君山龍神，靈應甚著。得旨封為「洞庭湖之神」，遣官致祭。

◎韓湘像

邯鄲黃梁夢社會，有道人，疥癩遍體，衣履垢敝，見市中粥竹簾者，輒臥其上。惡而逐之，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，鬚眉宛

然，人競市之，粥者得利亡算。

◎夢解元

萬曆王子，山東鄉試，濟南西郭有單叟者，夢人告曰，今科解元徐日升也。明日，見一士人徒行西來，衣敝履穿，彷徨市中。叟試叩之，云東昌人，徐姓；叩其名，即日升也。叟大驚異曰，君必解元，但留茆舍，一切飲食泊場屋之費，吾皆任之；他日富貴，毋相忘耳。徐驚喜不勝，及榜發，竟落第。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，後累官僉事。

◎尤生

江南尤生者，忘其郡縣，將赴鄉試，而苦貧無裝具。夜夢人告曰，市橋下有白金二錠，重二十兩，五更可往取之。如其言而往，無所見，夜復夢如前。又往，亦無所遇，橋側有銀工某者，怪其早行頻數，邀而問之，尤告以夢，且歎鬼神弄人如此。至夜復夢如前，更促其早往。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。銀工又邀而問之，對以故，出示，果白金也。銀工曰，吾誤矣。昨聞君述夢，聊熔鉛錫為之，以戲君耳。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，然神先告之，特假手於我，此定數也。即舉以相贈。已而中式，乃倍酬銀工焉。

◎李參政僕

己未七月廿八日，京師地震，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，居彩峪，死焉。其二僕皆死，逾二日，一僕復活云：初地震時，不知已死，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，驅出門，顧視同行者甚眾，主人亦在焉。頃之，偉丈夫顧某曰，汝不合在此人數內，可速回，某曰，某主人在是，某將何之？又數里，復顧曰，汝未去耶？以杖擊其背，遂蘇。

◎泣筍

《蜀■壽杙》載，蓬池人程宗雅母疾，泣竹林，得冬筍。則泣筍不止孟宗也。

◎洞庭丐者

洞庭山有丐者，貌似狂易，常行乞道上，夜則臥庵寺廡下，僧厭苦之，驅去復來。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：「不信乾坤大，超然世莫群。口吞三峽水，腳踏萬方云」。又「有形總是假，無象孰為真。悟到無生地，梅花滿四鄰」。又「燈火輝煌慶此宵，夜深兒女不相招。破蒲團上三更夢，那管明朝是歲朝」。又「一杖穿雲到上方，湖光山色總茫茫。乾坤有我能擔擔，明月清風底太忙」。

◎宣城烈婦

宣城北門內，舊有某烈婦坊，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，污穢不治。一夜，阮氏館賓劉姓者，夢烈婦來言曰：「吾苦節數十年，蒙朝廷旌表建坊，身後所得止此耳。今子孫零落，屬之他人，瀦潦穢雜，何以堪之！」劉瞿然醒。白主人，乃為重葺之。士鵬，今侍御爾詢父也。

◎錢葆芬

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，與夫人往天童祈子，大師為集眾僧，問誰願隨錢居士往？眾皆不答。一飯頭，老矣，自言願往。已而錢果得子，名鼎瑞，字寶汾，後易名芳標，字葆芬。詞華麗藻，有名東南，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，宮中書舍人。既而假歸。戊午，以博學宏詞薦，值丁內艱，不赴。一日，方與客坐齋中，有僧至門，持一■咸書，云自天童來，舍人啟視之，殊不駭謗。但云：「倉卒奈何？」

明日晨起，遍召親故與訣，索筆書一偈云：「來從白雲來，去從白雲去，笑指天童山，是我舊游處。」微笑而逝。

◎定數

泰和蕭太常伯玉（士璋）之姪孟■，家素封，遭亂，攜珍貨直千萬，至山中小庵。庵僻甚，人跡罕到，蕭氏香火院也。有彌勒佛像直殿門，項可啟，乃納貨其中，人無知者。忽大兵將襲贛州，取道山中，途出庵前，以其僻陋，初無意，但稍駐午炊即行。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，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，二馬蹄齧，遂曳像於地，腹中珍貨悉露。卒走告其帥，遂盡取之。物之有定數如此。

◎羅漢

米紫來（漢雯）言，知長葛縣時，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，家衛輝，貌甚寢。一日方剃髮，米家僮有吹笛者，羅忽曰：「誤矣。」命作一弄，甚妙。又令吹笙，曰：「必和胡琴方可。」明日，自制胡琴，將來吹之，迥異凡調。米素善南曲，因與究極音律，雖吳中曲師，不能過也。時癸丑會試舉人題，傳至長葛，其孟子題則「盡其心者」一節，米歎其難。羅漢為闡發傳注，名理燦然。又曰：「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。」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，米益奇之，扣其所學，頗記唐人詩數百篇，亦曉篆隸。自言有母妹在河北，今辭公去，當復來一別，即往五臺不歸矣。後亦竟不至焉。

◎徐蓉

米侍講（漢雯）言，前令建昌縣，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，頗文雅，不類俗人。米謝事居南昌，三郎亦隨侍。一日，見家僮輩兩素扇，一畫梅，一畫蘭竹，又書唐人絕句二首。問之，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，年才二十三。

◎化鶴

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，去江不遠，溪水回繞，修竹萬個，風景清幽。康熙初，忽有偉丈夫僕被來宿，貌甚雄奇，居止旬日，語操西音，自言愛此地風土，欲為僧。寺僧難之。曰：「吾囊中有百金裝，盡以相付，但仰■粥於此足矣。」乃從之。遂落髮。每日粥飯外，即面壁不語，或竟夕不臥，亦不誦經參禪，如是六七年。初不解衣，或竊視，兩臂皆有銅圈束之，莫測也。一日，與儕輩晚立江上，有數人泊舟登岸，望見之大驚。趨前揖，則揮手止之，耳語移時，別去。戊申歲，忽沐浴禮佛，遍別寺僧云：「明日當涅槃。」眾皆不信。至期，登臺敷坐，少頃，火自鼻中出，煙燄滿空，有白鶴自頂中飛出，旋繞空際，久之始沒。大眾皆見。周伯衡（體現）時為南昌憲副，述其事，作《化鶴記》。

◎湯氏傭

宋中丞牧仲（榮）言，睢州湯氏，有傭工人某者，夫婦傭其家數年，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，輒竊聽。一旦扃門去，留書千言，文詞博奧，自敘悲憤，援據古今，多出意表。竟不知誰何也？

◎裴還卿

順治中，蒲州秀才裴還卿，讀書芮城，與任公子者為友。任豪貴，武斷鄉曲，一旦，為人擊其首死。既數歲矣，裴再館芮城，

一日晝寢，夢任至，款洽如平生，但云：「有一事在城隍處，非兄不能為我直之。」不得已，隨之行，倏至一公廨，儀衛森肅，庭上一官人冠冕坐，睇視之，即故友蒲阪王秀才也。裴直前，語以任生云云。王作色而起，轉入廳事後。裴隨入，王以門扉拒之不得，乃詰曰：「公堂何地，而兄顧私語相屬耶？然兄，故人也，當不辱命。」語稍洽。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？王疾語曰：「十八。」亟揮出，令人送歸。既覺，秘不敢示人。後順治十八年辛丑，世祖升遐，裴始語人云。

◎黃大王

黃大王者，河南某縣人，生為河神，有妻子，每瞑目久之，醒輒云：「適至某地踢幾船。」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，果有覆舟者，皆不爽。李自成灌大梁，使人劫之往，初決河水，輒他泛溢，不入汴城。自成怒，欲殺之，水乃大入。始，賊未攻汴，一日，黃對客慘沮不樂，問之，曰：「賊將借吾水灌汴京，奈何？」未幾，自成使果至。黃至順治中尚在。

◎鄭端清世子

鄭端清世於讓國，自稱道人，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。每出，坐竹兜，四人舁之。精邵康節之學。宮中有一櫃，手自緘■，每歲輒益一封，遺令遇急乃開。及其孫壽平王，值河北流寇之亂，發櫃，得破布衫五，一闊大，四稍窄小。王軀幹甚偉，其弟四人則短小也，遂衣而逃。某年，亂定歸，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：「傳語諸孫當速去，故里不可居也。」壽平兄弟以為妄，不聽，未幾及難。

◎平陽僧

平陽府南高河橋僧，甚願樸，造橋工成，遂結庵橋側，與一郡王交好。一日，王坐廳事，見僧從外來，問之不顧，逕入宮去。未幾，報後宮得世子，王心知其僧也。後襲郡王，壽九十乃終。

◎江河之異

己未秋，江南江鳴，水立如山，久之乃復其故。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，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，而目赤色，後有白馬隨之，目亦赤，隨漲徐去。

◎鄱陽湖異

南安守孔興訓，曲阜聖裔。一日渡鄱陽湖，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，身有兩翼，自空中飛入湖，黑質黃文，掉尾波上。行數里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。時風日晴霽，舟亦無恙。竟不知其何怪也。

◎夢道士

臨清胡給事某夫人，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，以告給事，給事未之信。詰旦入署，道遇市僧驅牛三頭，見給事輿過，三牛跪於前，若乞哀者。問之，則將入屠肆矣，捐白金九兩贖之，置放生池上。是夕，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。京師一婦人死，見夢其女甥曰：「吾今為羊，生某處，汝贖我。」如言贖之，置池上。後夕，又見夢曰：「感贖吾命，更勞誦經超度，我當往生。」翌日，延僧於池上誦經咒，羊亦隨僧徒拜佛，佛事畢而羊死矣。

◎帛白

帛、白姓同。按帛道猷，西天竺人，居剡之沃洲。然《白氏長慶集·沃洲山禪院記》但作白。其詞曰：「昔道猷肇開茲山，寂然嗣興茲山（僧寂然亦白氏）。樂天又垂文茲山，異哉！沃洲山與白氏，其世有緣乎？」（《水經注》：■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，仲理名護，巴郡人。）

◎石鏡

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，高尺五寸，闊二尺五寸，石色黝黑如漆，光可以鑒：隔江竹木田塍，歷歷皆見。曾有人竊去，即昏昧無所睹，還之如初。喬侍讀石林（萊）言如此。

◎老僧

鹿邑張太室，字松麓，予兄西樵門人也。言順治庚子年，客京師長椿寺，見一老僧，深目長頭，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，問張鄉貫，因曰：「去夏邑幾何？」張對曰：「百四十里。」僧曰：「彭嵩蘿侍御亡恙耶？」張訝曰：「此百年前人也。」又問：「其子成立否？」曰：「壽過八帙，考終久矣。」僧■歎久之。又曰：「昔侍御與貧道為方外交，其公子方在襁褓，寄籍釋氏，為我弟子。曾幾何時，皆成古人。」因攜手入小院中，指階前牡丹曰：「此彭公手贈物，植此百餘年矣。」張云，牡丹高六七尺，大十五圍。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，不及其半，信百年物也。因問其年，僧曰：「忘之矣。」

張又曰，於京師骨董店中，遇張翁者，蘇州人。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游，歷歷能道其平生遊獵處。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。

◎玉簪

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，實非是。墓石往往崩陷，出金玉之屬。有諸生解某者，得塊玉如簪形，簪之髻，不知其何物也。有賈胡一見請售，生云，須二十鍔乃可。賈即如數應之。生又云，適相戲耳，必欲售，非三十鍔不可。賈亦無難色。既售，問之，曰：此字洗也。試以玉拂字，字皆滅。後轉粥之西安，得百二十鍔。比部張蓮峰（顧行）說。

◎墓樹

張君又云，韓城有蘇屬國、司馬子長二墓，蘇墓樹枝皆南向，司馬墓樹枝皆北向，驗之良然（司馬北向，理不可曉）。

◎張公洞樹

康熙十八年，江南造戰艦，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。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，相傳數百年物也。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參議（國棟）親往伐之，樹皆血出。方驚悸得疾，旬日卒。方字乾霄，稱廉吏，又奉開府檄，而竟死。鬼神之靈調何？

◎血影石

黃侍中祠，在金陵青溪之側，祠中有夫人血影石。有無賴子醉溺石側，石忽起擊之，立死。白廷評仲調（夢鼎）說。

◎景公

高座寺在長乾兩花臺，臺側即景、高二公祠。順治中，一士人讀書寺中，月色皎甚，開窗南眺，戲語寺僧曰：「此景、方諸公盡節處，魂魄應猶戀此，吾烏得見之？」僧別去，士人獨坐室中未寢，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窗外曰：「吾景大夫也。」士人驚起伏地，遂不見。亦白君說。

◎李道甫妾

李尚書道甫（三才），性豪侈，姬妾數十人。道甫病將革，呼諸姬問：「我即死，誰當從我？」諸姬爭言願從死。一姬最少，美而黠，獨無語，眾譙讓之。道甫既死，姬更盛服靚妝。諸姬怪問之，曰：「公之嬖我以色也，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，豈公意乎？」坐柩側七日，不食死。諸姬竟不能從。

◎雞公山神

康親王疏言，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，雞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，部議致祭。允行。

◎焦桂花

曹升六（貞吉）舍人，曾於內庫檢視書籍，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，記烏玉、黃玉、綠玉、白玉、紅玉各若干斤，玉璞七萬幾千斤。後書答應焦桂花傳。

◎擊硯圖

吳匏庵嘗蓄一銅雀瓦硯，甚珍之。一日，出示其友，某公惡曹瞞，拔劍擊之，立碎。匏庵懊惜。時沈石田在座，乃援筆於便面作《擊硯圖》，匏庵大喜。崇禎間，有都司胡琳者游吳中，以十金購得之，珍惜甚。病且革，手握扇不可解，家人遂以殉。琳，武進士，商丘人。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，亦神品。宋牧仲（犖）中丞說。

◎高陽民

高陽民家子，方十餘歲，忽臂上生宿瘤，痛癢不可忍，醫皆不辨何症。一日忽自潰，中有圓卵墜出，尋化為石。劉工部（■）以一金售之，治膈病如神。

◎潁州道士

劉進士祖向言，潁州一少年為邪所侵，病人膏肓。家人謂不可活，置之路傍。忽一道士過之，自言善醫，命取鐵錘重數十斤錘病者頭面。父母泣謂病已至此，鐵錘下，首立碎矣。道士笑曰：「無傷也。」錘下，病者若無所知，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，自口中躍出而滅。凡百錘，口出百婦人，大小形狀如一。少年立愈。道士亦不復見。

◎牡丹

歐陽公《牡丹譜》云，牡丹出丹州、延州，東出青州，南出越州，而洛陽為天下第一。陸務觀作《續譜》，謂在中州洛陽第一，在蜀天彭第一，今河南惟許州，山東惟曹州最盛。洛陽、青州絕不聞矣。

◎客星

光武與故人嚴光臥，客星犯帝座。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，客星亦犯帝座。

◎老姜

《繼世紀聞》云，李夢陽下獄，禍且不測，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：昔公不得志時，李主事管昌平倉，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，乃忘之乎？瑾遂釋之，令致仕。此與王振殺弒薛文清公事相似。華亭宋■澄《九■集》訛為逆瑾殺弒文清，誤矣。且救空同者，不止康對山也。

◎二相

《貽謀錄》載，宋時，試禮部士人，皆禱於二相廟。二相，調子游、子夏。游、夏二相之名，亦奇。

◎謹空

黃魯直云：太祝辨九拜。拜，即拜也。三曰空手。拜頭至手，所謂拜手也。唐人書末云「謹空」，謂空手也。

◎風異

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，京師大風，晝晦，有人騎驢過正陽門，御風行空中，至崇文門始墜地，人驢俱無恙。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，比風息，身已在京城內。此災祥之甚者。丁巳三月，上諭諭禮部：「帝王克勤天戒，凡有垂象，皆關治理，故設立專官，職司占候，所繫甚重。一切祥異，理應不時具奏。今欽天監衙門，止於尋常節氣，尚有觀驗；至今歲三月初霜霧，及以前星辰凌犯，應占奏者，並未奏聞。皆由該監官矇昧疏忽，有負職掌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。」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，內閣照例稟擬批發。大哉王言，謹備錄之。

◎涿州二生

涿州有二生修州志，偶削去二節婦，不為立傳。一日，二人晚行，恍惚見二婦在前，直入城隍廟，二人不覺隨之入。見二婦跪訴於神云：「苦節數十年，久載舊志，今為狂生某某所削，冤苦無所伸。」二生亦前與之辨，婦人執益力。倉皇歸家，是夜皆卒。

◎魚腹書

張生太室言，順治十三年，渡河至荊隆口龍王廟下，見堤夫買得大■魚，長六尺許，剖其腹，得紅錦袋一枚，中藏珍珠一，■金約指四，玉條脫一，牛黃九子一，紅甲二片，香藥一裹。又私書一紙，半已■爛，詞甚凄惋，似是婦人欲寄所私，不遂，投河死，而入魚腹也。張賦《魚腹怨》紀之。

◎名字之異

宋桑世昌《蘭亭考》載三米蘭亭本，有米尹仁、尹知二跋。注：尹仁即友仁。又范文度摹刻石本，有溫公跋：「旃蒙單闕厲陬王戌晦，涑水司馬某公實觀。」注：溫公曾字公實，吳虎臣《漫錄》載曾子固懷友一首，其曰介卿者，即王介甫少字也。《研北雜誌》云：張曲江初名博物，翟耆年《籀史》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：「元■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，舒李叔時公麟。」韓文公慈恩塔

題名，稱李翱翔之，見本集。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，《後村詩話》云：「石曼卿，舊字安仁。」

◎支機石

《畫墁錄》：元豐未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，與支機石同齎入京師，欲上之，不果。王欽若云：支機石予嘗見，方二寸，不圓，微剜，正碧，天漢左界，北斗經其上。支機之說，本誕妄不經，此石不知何據？予在成都，見西城石犀寺後，嚴真觀故址廢圃牆隅，有石粗如砂礫，高六七尺許，圍如柱礎，蜀人相傳為支機石。尤可笑也。